

传奇故事
跌宕起伏

梅子失血过多,海严毫不犹豫地请求献血,恰好两人血型相同,海严进了手术室,躺在病床上伸出了胳膊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军医走了出来,对梅协说:“报告司令官,手术很成功。幸亏有皮带阻滞了一下,刀子只戳断了右侧一根肋骨,未伤及肝脏。只是……”军医欲言又止。

“只是什么?说!”梅协命令道。

“孩子没有保住,有两个月大了。”

“什么?孩子?”梅协脸色突变,恼羞成怒。

41 贾母吞金而亡

梅协挥了一下手,过来两个日军,推开手术室的门,将还在床上躺着的海严抓起来,拖着走出病房。梅子还在昏睡,但口中叫着:“海严哥!海严哥!”

梅协听了,脸色已变得青紫。

海严被押到司令部,由于他刚被大量抽血,脸色发白。梅协愤怒地挥动马鞭,不停地抽打海严。海严平静地承受着,咬紧牙关,没有喊叫。

海严一路奔波又献血过多,遭受几十鞭的抽打后,昏死过去。

天黑了,病房里的梅子醒了过来,她问军医:“海严呢?那个中国人呢?就是送我来那个中国人。”

军医不予回答,只是说:“司令官让您安心养病。”

“那我就拒绝治疗!”说着梅子就拔下了针头。

“司令官把他抓走了。”军医说。

“给梅协打电话!不然,我就死给他看!”

梅协赶到病房,见梅子苏醒了心中很欣慰。他坐到梅子身边,轻轻按着梅子的左手,心疼地说:“听医生的话啊!”

梅子瞪着梅协:“海严呢?”

梅协不吭声,示意医生把梅子绑在病床上,继续输液。梅子惨笑道:“梅协,你不把海严送来,我咬舌自尽给你看,你信不信?”

梅协示意军医停下,痛心疾首地说:“他是东亚病夫,你怎么能和他……”

他是和尚,他怎么能和你……”

梅子看着梅协说:“告诉你,梅协!海严身体壮得很,比所有日本人都壮!海严为我还了俗,已经不是和尚了!”

“你……”梅协非常生气。

兄妹俩僵持着。

梅协说:“等你治好伤,把你和他一块儿押回国!”

海严被日军士兵抬回病房时,已经体无完肤,他挪到梅子病床前,紧握着梅子的手。梅子看到海严遍体伤痕,痛哭着说:“海严哥……咱们的孩子没了……”

“咱有孩子了?”海严悲喜交加,“没事,想开点儿,只要咱们能在一起,还可以再生,生一堆!”

梅子破涕为笑。

梅协甩门而去。

这几天,贾勋一有空就到医院看望海严和梅子,两个年轻人在医院过着幽禁的生活,他们对此好像已经习以为常。相爱的人只要能厮守在一起,生死与共,别无他求!

贾勋看到海严身体恢复很快,心中高兴,但他担心梅子,梅子需久卧病榻,伤筋动骨一百天啊。

腊月廿一傍晚,贾勋给海严送了一套棉制中山装,在回司令部的路上,被自己的士兵拦住,士兵说:“家里传来口信,说您母亲病重,让您速回!”

贾勋闻讯遣人向梅协报告,司令部

也不回了,勒马向东,带着卫兵向老家疾驰而去。

到了牙庄村的东窑,天已漆黑一片,贾勋牵着马,步行走下石头坡,马蹄踢打着石头,那响声让贾勋心慌意乱。过了贾家祠堂,贾勋看到自家门楼下亮着灯,院里的人来往匆匆。贾勋疾步向母亲住的窑洞走去,哭声隐隐约约从窑内传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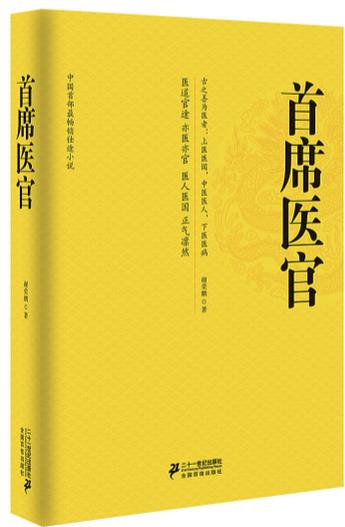
贾勋掀开挂在窑洞口的棉门帘,登时两眼一黑,先是两膝跪地,接着身子前扑晕倒在地。家里人见状忙上前拍他的人中,揉搓其胸部。贾勋没有醒过来,卫兵忙掏出大烟点着,让烟雾熏贾勋的口鼻,贾勋这才醒过来,他睁开眼睛推开众人,跪着挪到母亲的床前,大声叫道:“娘!”只叫了一声,整个身子又瘫在了母亲床前,再次昏死过去。

贾母死了。

贾母是吞金而死的。她不愿意儿子身披皇协军军服回家尽孝,不愿意自己的儿子放弃中华男儿应该担当的保家卫国的责任,更不愿意再担那臭名远扬的汉奸母亲的名声,才以死保全声誉,以死来催促儿子重返抗日救国的战场。

在窑洞正中,两张长条凳上放了荆席,荆席上铺了麦秸,麦秸上铺着白布,白布上躺着的就是贾母。

(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)



出奇制胜
妙手回春

“好嘛,是得感谢一下!”方南国点了头,指着唐浩然说:“小唐也留下,这几天辛苦你了。”

“不辛苦,都是应该的,应该的。”唐浩然不是第一次被留下吃饭,但还是非常激动。

这顿饭正如曾毅所料,吃得非常拘束。方南国不动筷子,大家就不好自行取用;方南国不开口讲话,大家也不敢去找什么话题来讲。饭桌上除了细细的咀嚼声外非常安静。

吃完饭,有人送上茶水甜点,冯玉

36 把脉知病灶

琴邀请大家坐在客厅慢慢品尝。方南国也坐在旁边,一手端着茶杯,一手准备去拿报纸。

看气氛很沉闷,大家都不说话,冯玉琴就说:“老方,今天正好曾毅在,不如让他给你把一把脉,看能不能说出点什么。”

方南国说:“我又没病,把什么脉!”

“我今天看了一本中医书,说中医的最高境界是‘治未病’,让曾毅帮你把把脉,了解一下身体的情况,我看也没有什么坏处。”冯玉琴过去给方南国的茶杯里添上水,“曾毅现在是专家组的成员,这也是他的工作,你得支持!”

方南国只得放下报纸:“好吧,那就请小曾为我把把脉。”

曾毅起身,坐在了方南国对面,方南国伸出一只胳膊,曾毅开始把脉。

两分钟后,曾毅收回手,说:“方书记的身体非常好,很健康。但身上有一处老伤,发作起来会比较痛苦,这个伤很久了,应该有30年了。”

方南国脸上的神情没有丝毫的变化,他端着茶杯,说:“你往下说。”仅凭把脉就能断出自己30年前受过伤,这种事方南国并不相信。

“受伤的位置应该在第十八块和第十九块脊椎骨之间。”曾毅说话的时候,伸手在方南国背后的一个位置上轻轻一按,“就是这里!”

方南国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,但脸上的表情还是没有任何变化,让人看不出有什么问题。

邵海波此时紧张得都快无法呼吸了,别说方南国不信,就是他这个学过中医的人,也不相信把脉可以断出如此精准的信息。他替曾毅捏了一把汗,甚至有一种随时要冲上去捂住曾毅嘴巴的冲动。

曾毅却对自己的诊断非常有信心,继续说:“这个伤应该是钝伤,可能是当年遭遇钝器重击留下的。因为当时没有得到及时治疗,从而留下了隐患。年轻的时候,应该不会发作,年过40之后,这伤就会时不时发作,而且发作的频率会越来越高,痛苦的程度也会越来越严重。”

说到这里,曾毅绷紧了脸,低声说:“方书记的意志力真让人佩服,换了普通人,我想很难承受这种疼痛的折磨。”

唐浩然握着茶杯的手突然微微颤抖,他的内心此刻很不平静。方南国的伤究竟痛到一个什么程度,他这个做秘书的比任何人都清楚。

有好几次正在开会,方南国的伤病发作了,明明已经痛到背上冷汗不断,方南国却依旧神态自若,坚持着把长达几小时的会议主持完。唐浩然永远都不会忘记那种场景,开完会之后,方南国迈着沉稳有力的步伐,回到自己的办

公室,把门一关,他整个人立刻虚脱。在为方南国换衣服的时候,唐浩然发现,他的整个黑色西服的后背,已经完全被冷汗打湿,紧紧地贴在了后背上。

从那以后,唐浩然随身携带的手包里,必备强力止痛药片。发现方南国疼痛发作时,他就趁上前倒水的机会,将两粒止痛片放在水中,可即便如此,方南国后背上的衣服,每次都会被汗水打湿。

唐浩然无法想象,那是一种什么程度的疼痛,能让方南国这个意志力如此坚强的汉子都疼到无法忍受。

曾毅站起身说:“方书记,麻烦您把右手抬起来。对,抬高,然后绕到背后,抓住左边的肩膀。对了,就是这样,然后再把左手放到背后,按在我刚才点的地方上。”

方南国并不知道曾毅要干什么,但还是按照曾毅所说的将两手放在了指定的位置上。

“现在您听我的指令,吸气!”曾毅站近了一些,仔细观察着方南国脸上的每一个细微表情,说:“不够,继续吸气,再吸气,直到无法再吸进气为止。背部要挺直!”

当发现方南国确实无法再吸进气时,曾毅就说:“好,憋住气!我数十个数,然后你再呼气。”

(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)